

血斧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血 斧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血 斧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血 斧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1 印张 8 插页 472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476—6/I·409

(上、下两册)定价:28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打败了白龙门派，报了仇，寒山重却将仇人秦洁释放了。

寒山重代替五台山派打败了前来挑战的房尔极，便与无缘和尚前往南疆寻宝。先找到红狮猛札，交手后，双方一同去按九曲十三折玉轴所指涉险探宝。在千回江上游，终于找到老蕃王藏宝处。但寒山重和猛札两人入宝山却无功而返。河魔金易与玄月四鹰等人来夺宝，悉数就歼。

应猛札之请，寒山重又去除了恶霸柴基。

贺仁杰受邵标挑拨来袭击寒山重，寒山重制服了邵标，逼其讲出实情，供出害死贺仁杰内兄杜明的真凶是裘白与贾如钧，此二人也得报应。

在旅舍寒山重又遇到俞俊母子，前怨尽释，并共同对付三月派。寒山重杀了三月派大龙头展飘絮，击溃其余党。俞俊以五枝红玉人参赠与寒山重。

回到浩穆院后，知噶丹曾来袭遭歼。寒山重督工在偌大宝玉上刻出五雄图。按五雄图，院中前五位高手演练联手合力阵式。房尔极来袭，偷窥此阵威力，知难而退。

从五台山请来梦忆柔的母亲，寒山重与梦忆柔就要成亲了，也恋着寒山重的郭双双只得黯然离去。

目 录

- 一、骠骑 魂影 血染龙碑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生斩 活杀 以眼还眼…………… (25)
- 三、兵溃 力竭 大势去也…………… (46)
- 四、深恨 痛爱 流水落花…………… (54)
- 五、生死 两难 不效鸳鸯…………… (74)
- 六、故园 亲情 喜中还忧…………… (91)
- 七、爱屋 及乌 挺身护名…………… (104)
- 八、敌剿 我悍 斧利剑幻…………… (123)
- 九、虽败 犹刚 豪士肝胆…………… (145)
- 十、肉苦 心甜 缘结无缘…………… (153)
- 十一、蹄扬 大荒 倩笑酸兮…………… (171)
- 十二、桃林 干戈 流矢血刃…………… (189)
- 十三、唇舌 难调 白刃相向…………… (202)

- 十四、财命 俱全 亦苦亦甜…………… (219)
- 十五、恶山 险水 石椁指宝…………… (238)
- 十六、飞瀑 试胆 英雄本色…………… (251)
- 十七、翔命 攫生 水帘洞天…………… (273)
- 十八、绝境 奇门 力拔山兮…………… (293)
- 十九、古窟 魂池 金宫玉陵…………… (301)
- 二十、宝砌 珠堆 俱随流水…………… (319)

目 录

- 二十一、挣命 得命 财去人安………… (331)
- 二十二、仇眼 伏击 斩尽杀绝………… (351)
- 二十三、旧人 新恨 毒手仁心………… (374)
- 二十四、庆安 迎故 知友有托………… (393)
- 二十五、毒物 冷刃 初生之犊………… (402)
- 二十六、践诺 启战 水火难容………… (424)
- 二十七、铁利 杖猛 强者为雄………… (443)
- 二十八、磷火 焚尸 罪解空门………… (453)
- 二十九、离情 别绪 峡谷之袭………… (470)
- 三十、断仇 明冤 闪星魂铃………… (493)
- 三十一、雪冤 明仇 图穷匕现………… (502)
- 三十二、云涌 风凄 断命飞魂………… (518)

- 三十三、轻愁 薄怨 原已无猜………… (541)
- 三十四、浅愁 轻怜 冤家路窄………… (551)
- 三十五、释怨 叙欢 同仇敌忾………… (569)
- 三十六、涩夜 毒斩 三月黯淡………… (590)
- 三十七、咽恨 吞仇 残命落胆………… (600)
- 三十八、离情 聚欢 昔怨如烟………… (626)
- 三十九、赫赫 五雄 天长地久………… (645)

一、骠骑 魂影 血染龙碑

路上。

寒山重用虎皮披风遮住了背上的斧盾，拉起了黑巾掩着口鼻，司马长雄在他右方，二判官萨牧非在他左侧。

奔行中，寒山重有力的道：

“长雄，到了西淀，传谕下去，除非必要，尽量减少杀伤，能逼使敌人逃逸，当为上策。”

司马长雄微微一怔，随笑道：

“院主，这大约是梦姑娘的意思吧？”

寒山重哈哈一笑，没有回答，一侧的二判官萨牧非却悄然向司马长雄挤挤眼，做了个鬼脸。

十二个铁蹄飞扬，尘土飘舞，由远至近，由近而远，周遭的景物在迅速变换，又迅速倒退，过了张登城，路，过去的抛下，现在的又过去了。

于是，当日在西山，残霞满天，三乘铁骑，已只隔着西淀不到十里路的距离了。

寒山重凝注着几座小巧山丘之后的一片树林，沉稳的道：

“树林之后，即可看见碧波万顷。”

司马长雄换手握缰，冷冷一笑道：

“那是西淀了。”

二判官萨牧非手搭凉棚，遥遥望去，沉声：

“院主，咱们走小路，经过一个山丘，从那片树林边缘转过去，那儿有一片芦苇野草，深长蔓延，我方人马便分藏在内。”

寒山重一带马缰，叱雷已低鸣一声，离开这条原本不甚宽敞的道路，转奔入野地之中。

极快的，三匹骏马已抄过山上，转过树林，嗯，在这片林子的后面，果然已是一望辽阔，秋水连天的西淀！

在湖边的白色沙地上，生满了萧萧的芦苇与深长的野草，沿着湖边，蔓延无尽。

寒山重等三人迅速下马，进入这片高达人半的深邃芦苇之中，这些芦苇密度极大，而且，地面全是细软的白沙，踏上去十分舒适，这真是一个足以藏得千军万马的好所在——除了有点寒冷。

秋深了，金风如削，尤其自毫无遮蔽的湖面吹来，更是冷得刺骨，芦苇一片片的波荡着，哗哗作响，实在有几分萧索之气。

寒山重与司马长雄、萨牧非等进入里面不久，已可看见十几二十个人分为一组的浩穆壮士们随处坐卧着，他们隐藏的位置十分松散广大，不虞为敌同时发现，每个人都用虎皮披风围着身体，抵御着湖面袭来的寒风。

金刀呼浪迟元与生息陀罗包川二人赶来见过寒山重，

引那里各人到了芦苇的边缘，在这里，从芦草隙缝中，可以遥遥望见三里之外的小灵州，及小灵州返往岸上的宽大石桥，现在，那将遭到猝袭的地方，正平和的亮起了几点灯光。

寒山重沉默的俯在沙地之上，几根芦苇横遮着他的面庞，但是，他那双尖厉而澄澈的眸子，却已隐隐闪射出狠煞的光彩。

或者，又是一场凄怖的血战要展开了，天空中，乌云已逐渐涌合。

风自湖面上吹来，着体如一阵阵的冰碴子，冷得刺骨，芦杆在风里摇晃，摇晃得像在号啕，预计中的一个美丽黄昏显然已没有希望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西淀湖面的上空，阴霾已越来越浓郁，而且，更在缓缓向四周扩展。

“变天了……”萨牧非低沉的道，那张生满麻点的黑脸有一丝儿冻红。

寒山重慢慢缩了回来，司马长雄在旁边轻声道：

“可要盖条毛毡，院主？”

长长吁了口气，寒山重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，这是在打仗，受点风寒是应该的，等一下，白龙门的朋友将会更不舒服。”

迟元将双臂枕在脑袋后面，冷峭的秋风把他满颌虬髯拂得飞舞不息，这位浩穆院的煞手却懒得理会，仍旧好整以暇的将目光投注在逐渐黑暗的天空上。

生息陀罗包川折了根芦杆咬在口里，双眼却仍注视着几里外的小灵州，漫不经心的道：

“老天爷的脾气也怪，说变脸就变脸，刚才还有丝丝阳光，现在却黑压压的一片，像是哭丧着盘儿的大马猴……”

寒山重抓了一把碎细的白沙，又任它自指缝中泻尽，望着白沙的泻落，他平静的说道：

“天色暗下来，我们就开始照计划行事，白龙门的情形就会像这手中的细沙一样，流颓到底。”

包川忽然自己笑了起来，萨牧非看了他一眼：

“小包，你自个在穷乐些啥玩意？”

包川吐出嘴里的芦杆，忍住笑道：

“我想，请白龙门的朋友到湖水里洗个澡，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感觉？”

萨牧非眼光自然落到湖面上，湖水，正被狂劲的秋风吹得波波涌荡，萧萧生寒，远望一片朦胧，在隐约中，已可感到透骨砭肌。

吸口气，萨牧非打了个寒栗：

“未曾下水，已感到透心而凉，滋味不大好消受。”

寒山重笑了笑，道：

“你们两个都是鸭子，当然见了水就生寒，长雄，你告诉他们两人，我在张登城外的小村子里新拟定的花样。”

司马长雄舔舔嘴唇，似笑非笑的道：

“由本右卫及迟左卫率领识得水性的弟兄三十名，自此

处向小灵州泗水过去攻其后侧。”

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包川低呼道：

“好家伙，敢情我们自己先要尝尝这寒烟白水的滋味了！”

寒山重咏咏笑道：

“本来想叫你小子下去，后来一想，还是让你少喝两口灵芝露吧。”

包川松了口气，红着脸道：

“刀山油锅上去下来属下都不含糊，就是对这水，院主，实在令人打瞌……”

双臂侧枕的迟元嘿嘿笑道：

“小包，看咱表演个浪里白条给你欣赏！”

萨牧非插口道：

“左卫别冻成冰鱼了。”

包川嘻嘻笑了起来，迟元转过脸，不愠不怒的道：

“老萨，咱们看看谁先到！”

萨牧非笑了笑，道：

“兄弟不信两条腿比不上左卫泗水的速度快。”

司马长雄接着道：

“老萨错了，我们泗水是手足一齐加劲，比你光凭两条腿决不稍让。”

寒山重望望天色，身上，也确实觉得寒气森森，他爱惜的看了司马长雄及迟元一眼，司马长雄忙道：

“院主，长雄硬朗，水冷无妨，迟元更壮健得像一头牯

牛，这点寒意，他定然不会置于眼中。”

迟元低叫了一声，道：

“老弟兄，你装好汉可别将老哥我也拖下去，老实说，妨则无妨，不过，能免了更佳……”

包川又嘻嘻笑了起来，道：

“左卫方才还英雄盖世，怎的只这顷刻就反穿皮袄装起老羊了？”

迟元两只铜铃眼方才瞪起，寒山重已忽的坐了起来，沉声道：

“开始行动。”

没有人敢再说笑了，司马长雄与迟元向寒山重匆匆抱拳别过，轻轻匍匐到芦苇边缘，略一召集，已带领三十名大汉潜出外面，谨慎而又迅速的往湖边摸去。

萨牧非自来不善水性，他朝已经快要接近湖水的幢幢人影看了看，吸了口凉气，包川已在他肩上重重一拍：

“走了，老萨。”

一百多名浩穆壮士身背强弩，兵刃全藏在衣衫之内，静默而矫健的鱼贯潜出，不一刻，已经移出去老远。

自芦苇尽头，神钓曹耐吏亲自牵着寒山重的叱雷过来，芦杆轻轻的哗啦着，寒山重蹿上前去，他接过缰绳，低声

道：

“耐吏，那十大笼松鼠都带妥了？”

曹耐吏微微颌首，递过一个皮囊给寒山重，关注的道：

“院主，你独自犯险，可要留心。”

寒山重拍拍他，笑道：

“不会有错，我不是第一次独自犯险了，况且，这也只能算打一场头阵而已，耐吏，马匹匿藏处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曹耐吏摇头道：

“安全得很，属下已派遣十名弟兄担任守卫，在后面的密林深处，每一匹马都已加以枝叶掩蔽……”

寒山重满意的道：

“好，现在，耐吏，小心去吧。”

曹耐吏躬身为礼，默默退走，跟着他身形隐入夜暗之中，尚有二十多条魁梧身影，其中，有十个人影上各背着一个椭圆形的大笼子，笼子外面罩以黑布，嘿，这里面是一些将担任恶作剧的小把戏。

这一片白头的芦苇，已经寂静下来，风吹得更紧了，芦杆儿拥挤着，哗啦哗啦的像在哽咽，或者，它们应该呜咽了。

湖水悄悄的拍打着沙岸，声音轻微，轻微得凉森，天上，甫临的夜黑得像浓墨，乌云涌荡着，有一股子不安的郁闷与惊悸，这是深秋的夜晚，萧索得很。

寒山重盘膝坐在地下，眼帘微阖，他借着这短暂的时间在调运着体内一股精纯之气，叱雷在他身旁俯卧，这头机灵的马儿，仿佛也明白即将有一场什么要来临，它的鼻端不敢往主人身上触嗅，一双巨眼却眨呀眨的，谁也不知道自异于人类的别一种动物脑中会在此刻思维着什么，紧张，抑是兴奋？